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隐秘的历史河流

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
历史观问题考察



刘俐俐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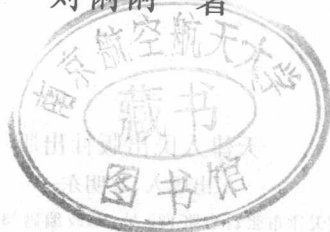
I206.7
105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隐秘的历史河流

——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考察

刘俐俐 著



200220055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200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秘的历史河流/刘俐俐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1

ISBN 7-201-03899-0

I. 隐... II. 刘...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1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0151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河北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850X1168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字数:252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7.50元

写在前面的话

这部著作是以“当前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历史观”为题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这个项目首先应该是描述性的,描述历史观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存在形态,但是怎样描述乃至为什么会有如此历史观的表现,则又是描述所不可完成的。因此,必须得有对一定观点的论述,这决定了全书描述与论述相结合的写作形态。

第一章:《我们这样走进历史》梳理了近年来主导着文学发展的各种历史观以及这些历史观所导引出的一些相关范畴。同时,确定了我们之所以关注历史观问题的原因,以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论。这一章具有导读的作用。

第一章以后的诸章是以个案的思路列出的。因为:第一,不可能毫无遗漏、平铺直叙地描述出文学的所有方面的历史观的状态及深层次的原因。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也许最为经济、也最能真实地描绘出我们“值得知道”(马克斯·韦伯语)的关于文学历史观的一切,个案性的序列就成为必然。第二,事实上,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历史观,在不同的文学写作领域中会演化为不同的但却是相应的问题,以个案为写作的思路,就等于从一般性的历史观问题落实到具体的文学话题上,这样更易于与具体的文学文本、与文学独特的审美特性相结合,阅读起来更踏实从而避免了凌空虚蹈式的论述。这些个案由历史观问题相应地演化出的问题依次如下:

在“全球化中文学选择的历史悖论”中,是关于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以及文学中古典主义情怀所面对的尴尬等。在“人文情怀与历史理性的悖论:西部文学个案”中,是集中表现在西部文学中的人文情怀与历史理性之间所表现的历史观的问题,质言之是个文学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在“历史文本化的广阔空间”中,是关于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在“历史烟云里的知识分子身影”中,是知识分子如何认识和处理自己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问题。在“现代性与宗教情怀”中,是在宗教精神下,对整体性人民的推崇与忽略民主性诉求的关系问题,以及走向泛宗教的问题。在“走入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的历史命运”中,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后殖民理论之后如何确定自己立场,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问题。在“反思的缺失与自我的拯救:平民文学的历史取向”中,是考察平民意识在文学里的渗透,涉及到的是平民的自我拯救与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在“现实主义解释历史的困境”中,是考察了关注现实的文学文本中历史观念的变迁,并且将其置于文化研究视野中所发现的现实主义的诸般困惑。

各章所论问题相互之间有差异也有联系,但都由历史观问题所统领,可见文学中的历史观是个历久而弥新的问题,会随着文学领域的不断拓展而不断提出相应的新问题。今就这点,这也是一个魅力无穷、可以不断做下去的课题。

目 录

第一章 我们这样走进历史	(1)
第一节 历史观念与历史精神	(1)
第二节 历史观的辐射及相关范畴	(12)
第三节 我们为什么关注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精神?	(18)
第四节 开拓性视野中的方法论与文学的历史观	(27)
第二章 全球化中文学选择的历史悖论	(38)
第一节 全球化中文学批评的困惑	(38)
第二节 传统在全球化中的意义	(45)
第三节 古典主义人文情怀中的历史观: 聂鑫森个案	(50)
第三章 人文情怀与历史理性的悖论:西部文学个案	(68)
第一节 文学归于何处:人文情怀与历史理性的论争	(68)
第二节 历史向边缘文学提问题	(72)
第三节 人文情怀与文学想像的空间	(80)
第四节 理性支撑着的人文批判	(92)
第五节 流浪与逃亡:人文情感的执著和悖论	(99)

第四章 历史文本化的广阔空间	(110)
第一节 历史河流中的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	(110)
第二节 历史河流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118)
第三节 对历史的重新理解中书写今人意志	(121)
第四节 在假定性的情境中质问与反思历史: 《白鹿原》个案	(129)
第五章 历史烟云里的知识分子身影	(142)
第一节 走向边缘的历史性命运	(142)
第二节 后乌托邦时代与知识分子书写	(148)
第三节 知识分子话题里的历史观	(153)
第六章 现代性与宗教情怀	(169)
第一节 文学永难摆脱的因素:宗教	(169)
第二节 时间体验与自我归罪:张承志个案(上) ..	(173)
第三节 对整体性人民的推崇与民主性的被忽视: 张承志个案(下)	(178)
第四节 从厌倦政治到走向宗教:张俊彪个案	(186)
第七章 走入中国的后殖民理论的历史命运	(198)
第一节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198)
第二节 误读所引出的沉默态度:乌热尔图个案 ..	(204)
第三节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后殖民批评实践	(213)
第四节 后殖民理论的文艺学方法论意义	(227)
第八章 反思的缺失与自我的拯救:平民文学的 历史取向	(243)
第一节 平民自我拯救的时代	(243)

第二节	证实自我与叮咛他人:毕淑敏个案(上) …	(245)
第三节	回归生命的悲剧意识:毕淑敏个案(中) …	(251)
第四节	批评的“失语”和艺术准备的不足: 毕淑敏个案(下) …	(255)
第九章	现实主义解释历史的困境 …	(260)
第一节	话语理论批评的社会学真知灼见: 《国画》个案 …	(260)
第二节	“无限的政府”与文学中聪明的人物: 《羊的门》个案 …	(272)
第三节	文化语境与现实主义的困惑 …	(279)
附 录	…	(291)
一、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艺术精神 …	(291)
二、	文学理论:应答当代文学的挑战与出路 …	(302)
三、	文学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文学性 ——兼论一种批评模式的提出 …	(308)
参考书目	…	(317)
后记	…	(320)

第一章 我们这样走进历史

第一节 历史观念与历史精神

历史观念是一种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关于历史的看法,是对历史的理解。人们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无法逃脱对历史的各种感觉,而当这样的历史感觉属于作家时,则会渗透到他的艺术创作中。因此考察文学创作中和文学批评中的历史观念问题,既是对艺术问题的考察,也是对社会思潮的考察。

真正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审视者和批评者。他们像地火一样,穿行于思想的深处,随时地叩问社会的弊端,考察处理历史的方式等。当然这是就知识分子对历史观念的总体姿态而言的,在总体的审视和反思的前提下,知识分子的每个个体表现是有差别的。因为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批判性的、反思性的,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比较快地吸收各种最新的历史观,吸收各种哲学的最新思潮,也就是说,他们更倾向于用人类最新的思考来观察历史,观察人类自身。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上,我们进入对中国当前文学中的历史观念问题的考察。

在中国文学史中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复杂地被各种历史观念所缠绕。因为历史观的问题和社会的整体状况包括精神生活和价值信仰等有密切的联系,是人们精神面貌的折光。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已经从走向世界而“在世界中存在”,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中国带入这个奇幻的既定轨迹。计划

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以后,文化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而多元的变化,由原来稳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演变为多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观,观念变化给予人们不同的眼光,来察看历史和现实生活,有差异的甚至迥然相异的评价产生出来,我们将这些评价比喻为许多面镜子,镜镜相映、光影闪烁,致使幻影幢幢,歧路丛生,互相折射的斑驳多端和繁复杂陈,建构成一个镜城。每个评价都有他者评价的参考和影响,每一个评价都构成了复杂现实的一个因素。而这镜城又反转过来,促进了各种非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吸收和认同。任何一种评价都是诸多因素的结果,而每一种评价又都促进各种复杂因素的形成。

20 世纪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本身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前提下形成的,也深刻地改变了以往的历史观念。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整个 20 世纪各种西方文化思潮先后介绍到我国,各种历史观念也就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们。而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观念是摆脱和放弃了历史本质论的观点,虽然,这样的非本质论的历史观在各种思潮中虽然各有所区别。影响到我国当前文学的西方主要的历史和哲学思潮主要有如下几种:

1. 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现代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思潮。因为资本主义的强大物质力量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的对立面,人在它的挤压和控制下,日渐感到成为非人,成为物质的奴隶,由此以往的一切历史和传统,以往的一切财富,都成为了人的对立面。当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样的现实之后,反思和批判随之而起,从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篇演讲中我们得以知道,“现代性”所引起的痛苦并不是到了 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开始的,而是在 19 世纪末业已开始。马克斯·韦伯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的经济赶超英美、以国家主义的方式振兴民族经济的时代。当时,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数目字化的管理”为特征的工具理

性,成了社会的通则。在市民社会的层面,到处可见庸俗享乐主义的泛滥。用舍勒当年十分刻薄的话说,一方面是“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当时,信念已经颓败,思想本身也丧失了自信,它已经没有勇气去说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意义。与韦伯同时的浪漫派诗人格奥尔格说过一段话,在我们今天读来,既是历史久远的人类怀旧情结的又一次发作,也可以使我们联想到某些国人对“五六十年代”的怀念,那是追求“精神高尚”者,对于物欲膨胀现象的必然反映:“若把现代与历史做比较,可从提供丰富、舒适安定的现代经济的社会关系加以考察。在听到人们把这些称为人类进步的同时,这种社会关系却牺牲了人类的精神价值,把所有的尊贵和美都牺牲了。人类的计算能力得到了相当的培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人类深刻的力量却被这种社会关系所吞噬了。”(冯克利《时代中的韦伯》,见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从这则材料可看出现代化的进程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现代主义不满意的是现实,而非理想的社会状态。现代主义认为,通过对现实的批判,能够回到或者达到理想的境地。现代主义的潜台词是:存在着理想境地的可能性。这与后现代的思路是不同的。

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包含对历史的批判和审问,在对历史的批判和审问中重要作家和理论家艾略特就倡导一种反传统的历史意识。他认为:“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这是一种用历史的当代性来理解历史、理解传统的观念,而且在西方现代主义潮流中是比较早的。用当代性、用人的现在的时

感受来理解历史,更注重的是历史在现在意义上的参照价值,更能对比着现在,对历史和现在的反叛意识得以突出出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萨特也表达出历史不可把握、不可理喻的观念。他认为“社会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他“一无所知”。马尔库塞认为,文学有一种破坏性的潜力,艺术可以对历史进行颠覆。这些思考给予作家一种别样的想像方式和空间。考察现代派作家,对历史的荒谬、不可理喻的感受屡屡诉诸言表。乔伊斯说:“人生是一场噩梦。”葛罗兹说:“我们唾弃万事万物,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象征是乌有,是真空,是虚无。”卡夫卡说:“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罗布·格里耶是法国新小说派的重要作家,他呼喊到:“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真实、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罗布·格里耶已经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已非巴尔扎克当年所处的时代,他认为,巴尔扎克的时代是稳定的刚建立的新秩序,是受欢迎的。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整体,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表现了那个整体,他获得了艺术成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这个 20 世纪,是不稳定的,浮动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因此要描写这样的现实,不能再用巴尔扎克的方法,而要从各个角度去写,把现实的漂浮性、不可捉摸性表现出来。(参见柳鸣久:《于格诺采地上的加尔文》,《文学评论》,1982 年第 4 期)我们看到,历史已经不是连续化、可把握的、有意义的,而是虚幻的、碎片化的,游移不定的,模糊的,而且当代化了。

2. 阐释学的历史观念。阐释学经历了从古典阐释学到一般阐释学,再从一般阐释学到本体论阐释学,即到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中间经历的是如保尔·利科尔在《解释学与入学》中所说的第一次哥白尼革命和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阐释学就从方法论问题从属于基本本体论问题了。对海德格尔来说,理解的本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理解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而是看做

“亲在”的存在方式本身。海德格尔还认为,理解不可能是客观的,不可能具有客观有效性,理解不仅是主观的,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所谓的“前理解”。

而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反心理学和反方法论的哲学方向,进一步推进了本体论阐释学,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阐释学体系。伽达默尔强调,以往传统的认识论将真理看做那种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判断与对象的符合。这种以求知为目的手段的活动中的真理观在认识论领域内有其合法性,但推到极点,那种以认识对象为惟一标准、作为实践的工具(方法)而出现的真理,则可能与人的存在相隔膜,甚至成为一种与人怎样立身处世这一人生终极意义无关的真理,从而使真理丧失了本体论意义。他认为,真理就是存在的敞亮,即展露自己本身并随之揭示其他内在者的澄明过程,质言之,真理就是去蔽,就是对人生的本真阐明。从自己的真理观出发,伽达默尔强调艺术、历史、语言中“真理”的经验,从而将阐释学分成三个领域: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在这样的思路中,伽达默尔提出“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效果历史”。所谓的“理解的历史性”,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我们的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所谓的“视界融合”,是指在理解的过程中,将本文中含有的作者原初的视界和对本文进行理解的现今的视界的融合,融合后的视界,超越了理解者和理解对象原来的视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视界。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本文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所谓的“效果历史”,是指一种过程,也就是本文的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用伽达默尔的话说:“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就把

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理解本质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纽约,1975年版,第267页,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从阐释学理论可看出,这种哲学不承认有一个固定地置放在某个地方的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理解过去意味着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人类通过与本文的“理解学相遇”来达到理解的真实。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本”,“文本”会一次次地与人类相遇,获得新的意义。这样对历史和文本的意识,彻底改变了本质主义和历史客观主义的思维方式。

3.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念。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审视、反思和批判性的思潮。不过比起现代主义思潮,它已经不存在任何回归到理想境地的希望,彻底取消了乌托邦,因此是解构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和影响最为强大的冲击力是对以往一切文化和知识体系的质疑和解构。认为一切知识体系的划分都是人类人为的产物,只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大脑能够有条理地梳理这些知识,以便易于把握,因此学科的分类、知识的编排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因此也是虚妄的。关于历史,和对知识体系的分析一样,福柯认为,以往的历史都是虚妄的,是人类编排的结果,历史没有任何连续性,也没有其目的性和因果性。因此,要想清理出历史的脉络,清理出历史自身的规律和因果联系,那是虚妄的。他的知识考古学就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以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和转变为特征,知识型的转变就是一种间断性的转变。福柯的考古学标志着笛卡尔式连续的、积累性的历史观的毁灭,标志着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方法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思潮所扩展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后结构主义的修辞观。这要涉及到现代修辞观与传统修辞观的根本性不同。

传统修辞学一般认为,语言是对现实的再现,是对思想的表达,因此,如何把话说得更好,更富有表现力,就是修辞学的任务,这样的传统修辞学是与哲学的本质观相对应的。保罗·德曼曾这样概括这种观念的历史线索:“在西方传统里,语言与逻辑思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哲学言谈或论述(*philosophic discourse*)以追求真理(*truth*)为主要目的。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到康德,这些哲学家对语言有一贯性的看法,他们认为逻辑思考、概念、范畴是超越语言的,语言是表达这种思考、概念、范畴的工具。”(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页)“本质观”认为,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我”,有一种“中心本质”的东西可以作为自我体认的基础,而社会正是这些个人组合而成的同质体。现代修辞观则与之相反,现代修辞观认为,人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建构的产物,他对自我的体认来自他与其他人的日常对应关系。“自我”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在与别人与社会的交往中,他界定着自我,同时也建构着社会的“现实”,除了这种日常的现实之外,再无其他的“本质性”的现实。和传统修辞观认为语言日常所用的表义方式是“直言”的不同,现代修辞学进而认为,语言交流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总是先有比喻义,而后才有直接义,一切语言都是蕴涵着隐喻的。保罗·德曼特别喜欢引用尼采的一段与柏拉图等传统观念相反的话,尼采说:“什么是真理?真理是由一群比喻、借代、拟人格等所组成的修辞大军,也就是说是由诗与修辞提升、转换、美化了的人际关系的总和。这些辞格由于长期不断的使用,使全体人民误以为它是实在的、权威的、惟一的。真理其实是空假虚妄的东西,只是其虚妄性被遗忘了罢了。真理只是经过不断使用而失去了比喻性的比喻,有如铸纹被磨平而失去铜币价值的铜板。”(高辛勇:《修辞学与文学阅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44页)

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给予中国的

学人们以具有冲击力的启示。有学者写出关于“修辞论美学”方面的著作,更有许多批评家学习运用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批评文学作品,甚至重新解读已然经典化了的作品,比如,对鲁迅作品的重新理解,认为鲁迅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解构主义者,他以对人类最为彻底的悲观主义,解构了已有的一切所谓的价值、理想,一切所谓的人文范畴。鲁迅的《伤逝》,对所谓的“爱情”、所谓的“真实”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彻底的颠覆,爱情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像子君和涓生那样完全是自己做自己的主,冲破重重阻力而结合的爱情,也是经不住任何现实的打击的。爱情何在?而真实则更是值得质疑的,因为所谓的真实是对他人的戕害和残忍,是使人的感情走向破裂的催化剂。

其实,人类的思维方式里应该说是有着不断地质疑的基因的,从鲁迅对爱情的怀疑和颠覆,我们会自然联想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中的“不谈爱情”的思路,何止是池莉小说对市民生活的充分描绘中宣布的“不谈爱情”?“不谈爱情”是对一切已有的人文理想态度的缩减式的表达。“不谈爱情”可以理解为是不轻易地谈论一切“人文理想”。因为那些人文理想是大可令人怀疑的。这些思考的潜在理念是对本质主义的放弃,对现代修辞学思想的追求。

4.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新历史主义诞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欧美文化界和文学界。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历史主义之“旧”和形式主义之“冷”而出现的。(形式主义之“冷”略去不谈)“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近代以来,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英国的柏克、德国的黑格尔以及现代历史学家克罗齐、狄尔泰、斯宾格勒等。他们的理论各不相同,命题和视阈也不同,但在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上,大致都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之上,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

着历史进程，并容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以及对被看做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注重批判的历史哲学而将历史最终看做一种独立自主的思维形式。这是一种“总体发展”的历史观，在20世纪初受到形式主义和政治哲学家的批评。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主要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真实意图何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格林布拉特要在“反历史”的形式化潮流（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中重标历史的维度，要在“泛文化化”的文学批评中重申文学话语范式对历史话语的制约，要在后现代“语言游戏风景”中，张扬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关系。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型”，他相信，16世纪的英国不但产生了“自我”，而且这种“自我”是能够塑造成型的意识。格林布拉特此结论的目的是，打破传统的“历史—文学”二元对立，把文学看做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至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力相激荡的“作用力场”，是新与旧、传统势力和新生思想最先交锋的场所。在这种历史与文学整合的“力场”中，让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成形的自我意识、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事件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并在社会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诉说他们自己的活动史和心灵史。

对新历史主义可以这样来概括，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寻求到“原意”，也就是说，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复原的。任何本文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任何对个别文本的进入，都不是仅仅在文辞语言层面，而是不断地返回个人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也就是回到人性的根，人格自我塑造的原初统一中去。这样，一切历史才能是当代史；文学